

从女性形象塑造谈李佩甫小说中的男权中心意识

曾云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内江 641000)

[摘要] 李佩甫的笔下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其中最为出色的有两类:一类是痴心错付的悲情女子,另一类则是渴望逃离农村的“乡村娜拉”。在李佩甫的小说中,这些女性多是以配角存在,旨在更好的衬托男性形象。在刻画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时,作者的男权中心意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

[关键词] 李佩甫;女性形象;男权中心意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李佩甫为代表的作家敏锐的洞察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反映了农村家庭在向城市挺进的过程中产生的复杂情感与焦虑情绪。李佩甫将豫中平原的乡村故事作为创造基点,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是在李佩甫的乡土小说中,女性很少作为主人公存在,大部分都是为了刻画男性形象。整体来看,李佩甫笔下的女性形象最具有代表性的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痴心错付的悲情女子,如《羊的门》中的秀丫,《城的灯》中的刘汉香,《败节草》中的李红叶等;另一类是渴望逃离农村追求自我独立的“乡村娜拉”,如《送你一朵苦楝花》中的梅姐,《生命册》中的蔡苇香等。

第一类女性是为了爱情而生的,当她们遇到心仪之人时,就如飞蛾扑火甘愿奉献自己的所有。在这些女性心中,爱情就是一切,即使最后被男性抛弃,他们也毫无怨言,要么依然死心塌地的继续追随他,要么宽容大度的原谅他。

在《羊的门》中,当秀丫在逃荒时被呼天成所救后,尽管对方将她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孙布袋,但秀丫却一直等到呼天成成为救赎自己生命与爱情的对象,因此数十年她心甘情愿的不断向呼天成“奉献”自己。尽管对于秀丫无怨无悔的爱恋呼天成从未有过情感上的回应,他只是将秀丫当成与孙布袋之间较量的工具,而秀丫却甘之如饴。不管是感情上遭遇的冷漠,还是肉体上承受的屈辱,只要是呼天成给予的,秀丫都从来不会拒绝。

《城的灯》中的刘汉香与秀丫相比显然更加“伟大”。作为逃荒女的秀丫是因为生命被人所救而甘愿奉献,但是家中富裕、备受宠爱的刘汉香,就是为了爱情而勇敢的走向了冯家昌。在这段感情中,最先发起爱情攻势的是刘汉香,如送鞋子、主动表白甚至与冯家昌在草垛私会等等。在东窗事发后,父亲气得要与她断绝关系,刘汉香依然不改初衷,势必要嫁给冯家昌。当刘汉香看四个弟弟因为兄长走后生活没有着落时,她主动住进了冯家代冯家昌支撑家门。甚至当得知冯家昌背叛了自己另娶他人,刘汉香虽然非常痛苦,却依然宽宏大量的原谅了他,她说自己依然记得当年冯家昌背诵“人,一个人;手,一双手”的神情,认为别人可以不理解冯家昌,但是自己懂他。最终,刘汉香选择了终生未嫁。

《败节草》中的李红叶与刘汉香的身份相似,爱情经历相似,甚至对待爱情的态度也完全一致。家庭优渥的李红叶爱上了班上的穷孩子李金魁。每当李金魁遭遇困难的时候,她都像英雄一样挺身而出,甚至追到李金魁的家中以解相思之苦。与冯家昌相同的是,最终李金魁为了自己的前途毫不犹豫的抛弃了李红叶,但是李红叶依然不改初衷继续追随李金魁。

在这三部作品中,秀丫、刘汉香和李红叶在感情上只知道一味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尤其是刘汉香和李红叶,他们有着优越的家庭环境、漂亮的外表,还有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果敢和从不求回报的真心,这显然是从男性角度来对女性作出的定义,在男权中心意识支配下,这类女性是男性幻想出来的理想性人物,是男性主体意识支配下建构的女性形象。

与第一类女性不同,李佩甫笔下还有一类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女性形象,即渴望逃离农村获得人格独立的“乡村娜拉”们。在《送你一朵苦楝花》中,起早贪黑赚钱供养哥哥读书的梅姐选择了一次次出逃,她拒绝成为男权中心下的传统农村妇女,她渴望改变自己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命运,她期望能够通过逃离农村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便因此遭遇父亲、族人的毒打也在所不惜,甚至宁肯为了一碗面条出卖自己的身体。《生命册》中的蔡苇香也是如此,宁肯跟着前来村里收头发的小伙跑掉也不肯继续待在压抑的农村。她们与第一类女性相比似乎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但事实上,她们逃离看似脱离了农村男权中心下对女性独立平等生命状态的束缚,事实上她们依然未能摆脱男权的压抑。如梅姐在逃离农村后,依然选择了委身锁匠;蔡苇香得以离开农村依靠的是前来收头发的小伙。不过,梅姐与蔡苇香比秀丫们更具有独立反抗的意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李佩甫的小说中,痴心错付的悲情女子是以奉献者的身份而存在,为了爱情她们可以违背道义,即便男性背弃自己也能够大度的予以原谅。她们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偏向于母亲,因为爱情是具有排他性的,绝不容许“三人行”或背叛,只有母爱是纯粹无私的奉献,这种形象是男性以自身为中心幻想而来的。而叛逆的“乡村娜拉”们则更像男性的宠物,在强大的男权中心意识建构的小说社会中,尽管她们偶尔会炸毛发怒甚至咬人,但依然无法彻底摆脱男权中心的影响。

可以说,李佩甫笔下的两性关系一直是从男性角度定义的,男性为了自己的前程可以牺牲爱情,女性即便遭遇背叛也不能有选择重新开始。在男性需要的时候,女性可以扮演她们的母亲、爱人、宠物等各种角色,但是这些角色的主导权掌握在男性手中,这种两性关系显然是极不平等的。

由于李佩甫有较长的乡下生活经历,传统农村女性无私奉献、善良朴素、坚毅勇敢的精神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为李佩甫后来刻画女性形象打下了深深地烙印,但是作者潜意识中存有的男权意识最终通过作品表现了出来,并因此塑造了一批有着完美道德情感和理想人格特征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女性形象既也反映了作者对乡土精神的诗意坚守。

参考文献

- [1] 王志勤. 论李佩甫笔下的女性形象[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8(3)
 - [2] 林巧云. 试论李佩甫小说《羊的门》中的女性书写模式[J]. 许昌学院学报, 2016(06)
 - [3] 刘妮. 女性主义视野下“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J]. 名作欣赏, 2018(02)
 - [4] 谢仪梅. 李佩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及意义研究[D]. 湖南大学, 2017
- 作者简介
曾云(1984-), 现为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主研方向: 语文学科教学, 现当代文学。

技术支援战“疫”后对教学改革的启示

卢毅 罗柱林 李进华

(东莞市技师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战役正在进行, 医疗物质生产线是打赢这场防疫之战的重要生命线, 相关防控物资企业提高产能迫在眉睫。然而缺人, 尤其是缺乏技术工人, 却是横亘在很多企业复产和提高生产力的面前的一大障碍。因此, 医疗生产企业用人缺口很大, 尤其是缺少核心技术人员, 但是疫情持续蔓延, 目前医用物质供不应求, 填补医用物质短缺的任务刻不容缓。

东莞作为制造业之都, 政府部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医疗物质的生产力。在政府部门的对接下, 安排专家组支援医疗物质企业生产, 或与企业组装生产医疗物质设备、优化工艺、提高效率、提升方案或者对接东莞重点企业复工复产, 用技术为抗击疫情出力。

我作为专家组一员, 到口罩日产量最大的久林吉良净化用品公司进行支援。为了增加产能, 又购买了一条二手的医用口罩生产线进行安装调试, 尽可能的加大生产力度。

新进的二手生产线由于长时间放置年久失修。我们对设备进行的检测、判断、定位、组装, 调试终于让这条生产线实现了他的使命。以及又帮助一条全新的生产线安装调试完成, 设备都可以稳定的投入生产, 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生产车间。

但是缺少机修师傅, 车间没法正常的维护运转。于是, 我们留下来作为机修师傅, 我们之间排了一个值班表, 每个班12个小时, 来维持新车间24小时的生产。

在做机修维护生产的时候, 我们担当的角色根据企业的需求不断的变换, 除了维护车间的生产线正常运行, 在设备出现突发故障的时候快速检测, 快速维修。在保证机器正常运转的同时, 努力研究如何提高机器良品率, 以及提高自动化程度。

在疫情严重期间, 先后到十多家企业, 为企业快速解决设备的故障, 以及对设备的需要改良的地方进行优化。对转型生产口罩设备的企业进行协助设备的调试, 对转型生产口罩的公司进行协助生产车间的建立, 以及对机器的操作和常见故障的处理的培训。

经过这段时间对企业的抗疫支援, 在企业中由一名“教师”转变成一名“技术工人”, 无需岗前技术培训, 从教室到实际生产线, 变化的仅仅是工作场地。我总结了企业所需的人才要求, 以及我们作业技院校在教学的方面应该为企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 动手能力强

疫情就是命令, 在企业想方设法提高产能的时候, 如何让生产线恢复生产, 如何解决突然出现异常的机器是第一要务。口罩生产设备在运行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随机性故障, 有些故障时需要更换配件才可以修复, 但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企业和商铺没有复工。时间就是金钱, 疫情时期, 时间就是生命, 设备不可能停产等到所有上游企业复工后才修复, 所以作为一个合格的技术人员要能够在配件购买货源紧张的时候, 利用工具和设备可以自己加工或者寻找别的替代品来实现设备的运行。要实现这些就需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 需要能够对常见的加工工具, 仪器仪表的熟练应用的能力。

二. 举一反三的能力

在疫情期间, 我们到过多家企业进行技术支援, 每个公司所使用的口罩生产设备都是不同的厂家生产的, 所以不同的设备的工作的方式都有所区别, 但是我们根据对口罩机的工艺要求, 以及机械运动的分析以及电气部分的原理的推测, 找出故